

# 《黄山图经》纂辑再考

刘 猛

**内容提要** 《黄山图经》的影响较为深远。自宋至明，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一直未曾中断。文献中所记载的图经纂辑活动，以北宋景祐年间僧行明等人为始，此后宋、明各朝屡有增辑与刊刻。本文以《黄山图经》为主要着眼点，探讨历代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时间、修志人员等内容。

**关键词** 《黄山图经》 纂辑 版本

黄山，为古今名山胜迹，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，以其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被世人所称道。黄山的开发，自宋代以前已渐次展开。明代万历年间，普门和尚在黄山建造寺院，广传教化。明代歙县人潘之恒等广邀天下文人游历黄山，为黄山的开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机遇。民国时期，许世英等人对黄山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与宣传，使其名气日增，逐渐成为具有海内外影响力的名山胜迹。<sup>①</sup> 明人徐霞客在登临黄山后，对其盛景颇为赞赏，称曰：“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，登黄山天下无山，观止矣。”<sup>②</sup>

为了记录黄山的美景与题咏诗文等，至少自北宋景祐年间始，历代黄山志书的纂辑活动一直未曾中断。

① 周绍明：《一座中国山岳的创成——黄山：中国艺术里的政治与富裕》，米盖拉、朱万曙主编《徽州：书业与地域文化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，第659～693页。邱才桢：《黄山图：17世纪下半叶山水画中的黄山形象与观念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13。

②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上海书店，1994，第232页。

为了全面了解历代黄山志书的纂辑情况，清人许楚较早地对历代《黄山图经》刊刻活动和黄山志书纂辑等内容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。<sup>①</sup> 虽然根据目前的文献来看，许氏的梳理工作尚有一定的缺陷，但其成果却为后世历代《黄山图经》等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。后世的诸多学者，如吴稚晖、刘道胜、蒲霞等，在研究历代《黄山图经》的源流、存佚、版本等课题之时，均以许氏梳理的成果为主要参照物。<sup>②</sup> 除历代《黄山图经》的整理、研究之外，李一氓、刘尚恒、欧阳发、张秉伦、刘道胜、蒲霞、张勇、蒋志琴、邱才桢、周海燕等学者，在论及黄山的历史、诗歌、艺术、旅游等课题之时，对黄山史志书籍有所涉及，尤其是对黄山志书的版本、存佚、影响等较为关注。<sup>③</sup>

揆诸学界对黄山志书的梳理，许多成果尚不深入。例如，有关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情形，许楚在《黄山历代图经考》一文中均以“刻”为准。但是，这里所说的“刻”，其意义到底如何，是完全按照旧本翻刻，还是对旧本有所取舍，重新纂辑后再行刊刻，许氏文中均未明了。今人张勇等人对历代《黄山图经》的版本作了梳理，但其文中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。<sup>④</sup>

正因如此，笔者希望在利用现存文献的基础上，对黄山志书的纂辑、版本等情况进行部分探讨，祈请方家指正！

- 
- ① 许楚：《青岩集》卷12《黄山历代图经考》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五辑第27册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第120页。
- ② 吴稚晖：《吴稚晖全集》卷11《日记、书信、笔记三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3，第521~523页；刘道胜：《徽州方志研究》，黄山书社，2010，第164~168页；蒲霞：《〈永乐大典〉徽州方志研究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13，第50~51页。
- ③ 相关研究成果有：吴稚晖《吴稚晖全集》卷11《日记、书信、笔记三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3，第521~523页；李一氓《一氓题跋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1，第252~257页；刘尚恒《浅谈闵纂〈黄山志定本〉》，《安徽史志通讯》1986年第3期；欧阳发等《黄山史话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89，第79~92页；刘尚恒《潘之恒〈黄海〉之存佚》，《文献》2003年第4期；吴昭谦《明珍本〈黄海〉精要》，《图书馆工作》2003年第3期；蒋志琴《〈黄山图经〉对“黄山画派”画僧雪庄绘画的影响》，《画刊》2005年第11期；蒋志琴《〈黄山图经〉对雪庄绘画的影响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南京师范大学，2005；张秉伦、胡化凯《徽州科技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5，第115~117页；刘道胜《徽州方志研究》，黄山书社，2010，第164~168页；蒲霞《〈永乐大典〉徽州方志研究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13；邱才桢《黄山图：17世纪下半叶山水画中的黄山形象与观念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13；周海燕《明清时期徽州旅游导览书籍初论》，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6年第6期，第1~4页；等等。
- ④ 关于《黄山图经》版本的研究，参见张勇、潘忠丽《〈黄山图经〉的版本研究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07年第10期，第57~62页。

## 二

黄山志书的纂辑活动较为频繁。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,最迟在北宋时期即有《黄山图经》纂辑活动的开展。

清人许楚对《黄山图经》的刊刻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。许楚在仔细阅读历代《黄山图经》的相关文献后,方才“尽识英华”,并由此认为“《图经》之见自景祐,不自景祐始也,前此荒邈无稽”。<sup>①</sup>根据许楚的仔细考证,《黄山图经》等的刊刻活动多达八次之多,可谓十分频繁。现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,对许氏所记载的《黄山图经》等纂辑、刊刻活动,进行简要的梳理。

第一,《景祐黄山图经》。根据目前的文献,纂辑《黄山图经》有时间可考者为北宋景祐年间(1034-1037)。例如,清代僧人弘眉认为,“《黄山志》始编于汤院行明、惠然二大德,有郡守李君为之序,时宋景祐年间也”。<sup>②</sup>

《景祐黄山图经》由祥符寺主僧行明等人主持纂辑。僧行明对此次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着力尤多。文献记载:“行明,祥符寺主僧,志存文献。景祐间刻《黄山图经》并唐宋名贤题咏,山史肇兴,(行)明为功首。”<sup>③</sup>

在《黄山图经》完成后,僧行明立即敦请通守李錞撰写了序言,“李錞,景祐间为新安通守,撰《黄山图经题咏序》,应僧行明清也”。<sup>④</sup>李錞则详细地记载了僧行明等请求其撰写序言的全过程,“予于景祐初,祇奉明命通守兹郡,始披州图,则粗见其梗概,及阅山记,乃尽识其英华。漱石枕流,慨未遑于永托;驰神运思,窃自乐于冥搜。会是山大中祥符院僧行明、惠然见访,袖出唐贤及近代诸公诗示予,求为之序”。李錞随即应之,并曰:“诗之缘情,观之各见其志。序以本事,述之宜摭其实”,故而,李氏“考旧牒,聊缀菲文,用列众篇之首。庶几慕古君子知是山之奇挺,诚灵仙之所游化也”。<sup>⑤</sup>

① 许楚:《青岩集》卷12《黄山历代图经考》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五辑第27册,第120页。

② 弘眉:《黄山志自序》,《黄山志》卷首,《中华山水志丛刊·山志卷》第15册,线装书局,2004,第253页。

③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,第237页。

④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,第220页。

⑤ 李錞:《黄山图经序》,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,第279页。

第二，《元符黄山图经》。方勉《〈黄山题咏〉序》记载，“昔祥符寺僧文太尝汇旧著《黄山图经》，并唐宋群贤所赋诗什板，行于世久矣”。<sup>①</sup>此次由僧文太主持纂辑的即为《元符黄山图经》。<sup>②</sup>

北宋元丰甲子年（1084），僧文太主持祥符寺，对寺庙进行及时的修葺与整理，“寺宇为之改观”。<sup>③</sup>除此之外，为了记录黄山的风景与古今题咏等，僧文太还主持纂辑了《黄山图经》，在县尉周君的大力支持下得以最终完成，“得雁荡周君力与维持，捃摭胜概，遂成《图经》，传于后世。当知物各有时，而事各有所待也”。<sup>④</sup>在闵麟嗣纂辑的《黄山志定本》一书中，也记载了僧文太的相关事迹，曰：“文太，修葺祥符寺。元符庚辰与歙尉雁荡周君镌《图经》行世，文太盖翼行明而起者。”<sup>⑤</sup>宋人汪师孟所撰《汤泉灵验记》一文记载：“（元符）三年，予与二、三友人游山，因以其事审之于（文）太，（文）太为予言之甚详。……明年，（文）太将镂《图经》及古今诗行于世，予适往见之。（文）太谓予曰汤池之灵，君知审矣，能为记以信于后乎。予诺之而未暇也，既归乃书以遗之，附诸钹板之末”。<sup>⑥</sup>

在《元符黄山图经》的刊刻过程中，歙县尉雁荡周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例如，明人程孟便认为《黄山图经》“重刻于元符庚辰县尉雁荡周君”。<sup>⑦</sup>张介在《〈黄山图经〉序》一文中，则详细记载了县尉周君支持刊刻《黄山图经》的缘起与过程：“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雁荡周君来尉歙邑，因按验至山，遍赏诸景，于祥符寺得《图经》及古今贤哲题咏以观，乃叹曰：有如是之奇而不闻于世者，何也。是非文字失传之过欤，亦居山者有罪焉，遂镂《图经》及诗板行于世。”<sup>⑧</sup>正因如此，明人毕懋康对周君刊刻

① 方勉：《黄山题咏序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81页。

② 罗琴：《〈全宋文〉补〈宋朝方志考〉例证》，《历史地理》第31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5，第284~285页。

③ 焦源：《黄山图经跋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5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402页。

④ 焦源：《黄山图经跋》，《黄山志定本》卷5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402页。

⑤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37~238页。

⑥ 汪师孟：《汤泉灵验记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303页。

⑦ 程孟：《黄山图经跋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5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402页。

⑧ 张介：《黄山图经序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79页。

《黄山图经》的行为大加赞赏，认为“周尉鏐《图经诗咏》，而其山始名。前此未闻，则不托于文字之故也”。<sup>①</sup>

第三，《绍兴黄山图经》。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冬，胡彦国被任命为徽州知州，并于绍兴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到任。<sup>②</sup>胡彦国到任之前，因仰慕“黄山三十六峰，奇伟冠天下”，有意到彼处一游。然而，胡氏莅任之后，却发现黄山距离郡城穹远，不能朝去暮回，“怅恨若有所失”。绍兴二十六年，胡氏在其撰写的《黄山重刻图经跋》中对这种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：“新安之黄山三十六峰，奇伟冠天下。绍兴甲戌季冬，彦国自行在所被召，命守是郡，意忻然谓将获一游，以偿素愿。逮到官，乃闻城之距山实两驿，不可朝去而暮回，故守臣未尝得往，怅恨若有所失”。<sup>③</sup>

为了弥补这一明显的缺憾，胡彦国到任之后，遂于“治郡之暇，念《黄山图经》毁于陆寇，得旧本于士人楚贲家，遂命鏐板公使库，仍按山胜绘图，以示好事”。<sup>④</sup>在绍兴二十六年胡氏为《黄山图经》所写的跋语中，也同样记载了此事，曰：“又闻前人尝言，此山《图经》所载甚详，曩因陆寇之祸，焚毁不存，广行搜访旧本于士人楚贲家，遂命镂版于公使库，仍按山胜概绘于黄山堂壁，<sup>⑤</sup>以示好事者”。<sup>⑥</sup>胡彦国根据搜访到的楚贲家藏旧本《黄山图经》，命鏐版于公使库，由此才有了《绍兴黄山图经》的问世与流传。也正是因为胡彦国对《黄山图经》的搜访与刊刻，才使得旧图经不至湮没无存，故而后世评价道：“无论胡公，即楚贲亦不朽矣，山何负于人哉。”<sup>⑦</sup>

尚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：胡彦国主持刊刻《黄山图经》时，访求旧本于楚贲家，其依据的底本当是此次访求的《黄山图经》旧刻本。但是，旧

- 
- ① 毕懋康：《黄海序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83页。
  - ② 赵不梅修，罗愿撰《淳熙新安志》卷9《叙牧守》，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刻本，第三十三叶上，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。
  - ③ 胡彦国：《黄山重刻图经跋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5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401页。
  - ④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20页。
  - ⑤ 嘉靖《徽州府志》记载，“黄山堂，在府治后。自唐以来旧有黄山楼，北望天都诸峰，后为堂。国朝宣德间重修令废”[嘉靖《徽州府志》卷21《宫室》，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刻本，第四叶上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]。
  - ⑥ 胡彦国：《黄山重刻图经跋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5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401~402页。
  - ⑦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20页。

刻本为《景祐黄山图经》，或是《元符黄山图经》，抑或是别有所本，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文献记载。因无法得知其底本如何，故暂将其单列于此，以待来者。<sup>①</sup>

第四，《嘉定黄山图经》。南宋宁宗嘉定元年（1208），太平县人张介在《〈黄山图经〉序》中，对此次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作了详细的说明：“予居宣之太平县，去祥符精舍无两牛鸣地，因同同志访谒求汤泉澡涤之胜。焦君东之居山之麓，适与偕行，寓宿于寺。主山一老出示旧本《图经》，历年滋久，其间脱板甚多。”为此，《黄山图经》需要进行及时的纂辑与更新，故而“更复此集，非好事者不可”。此时与张介等人一同“寓宿于寺”的焦源，世居黄山之麓，不仅对黄山的具体情况十分熟悉，对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也同样十分关注，“慨然有志于斯，遂命工增以山图，续以近世诸公诗词，并附于前后”。<sup>②</sup>

由此可见，《嘉定黄山图经》纂辑活动虽由祥符寺僧所发起，在整个纂辑的过程中，焦源所起到的作用最为关键。焦源，字东之，世居于黄山之麓。文献记载，因焦源感慨《黄山图经》“自元丰至嘉泰凡两甲子，几于灭没，乃于嘉定戊辰搜采名贤题咏，图摹旧迹，缀成一书，命工刻印，以广其传”。<sup>③</sup>焦氏在嘉定元年的《〈黄山图经〉跋》中也记载：“惜乎元丰甲子至嘉泰末凡两甲子，以往古来今，《图经》记载脱版朽腐，泯灭实多，良可慨念。予于是搜采名贤题咏，图摹旧迹，缀成一集，命工镂板，以广其传。庶几士君子讲论谈笑之余，开卷览之，亦足以抒情而爽思也”。<sup>④</sup>

焦源对旧本《黄山图经》不是简单地抄录，而是在广泛搜集了最新名贤题咏的基础上，重新“图摹旧迹”，最终完成了《嘉定黄山图经》的纂辑任务。可以说对保存黄山文献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，为时人所推崇。例如，黄之望在《〈黄山图经〉序》中，即对其评价道：“每一披览吟讽，颇契余性所嗜。三十六峰森然如见，不觉心目行舒，骨轻欲举，矧涉其趾而升其巅耶。……余无繇见黄山之真面目，披图玩句，亦足以发余爱山之怀”。<sup>⑤</sup>

① 张勇等人根据序言的语气，推断胡彦国所依据的底本当为雁荡周君重刻本（张勇、潘忠丽：《〈黄山图经〉的版本研究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07年第10期，第58页）。然而，笔者目前尚未找到证明张勇等人论点的确切文献记载，待考。

②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79页。

③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21页。

④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5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402页。

⑤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80页。

张介在评价焦源再次开启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工作时说：“斯图一新，不惟使前之英辞杰作不致湮没无闻，亦使天下后世之人知此山之景，而名公巨儒接踵来游，高僧隐士比屋争居于山之间者，实焦君东之之力也。”<sup>①</sup>由此可见焦源对保存黄山文献所做的贡献。

第五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。《黄山图经》虽经多次纂辑与刊刻，但是大多数均散佚无存，只有这部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为目前仅存之本。

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的宋刻原本，为香沙道人方望子得于虞山藏书家之手。方望子对其版本特征和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：

《黄山图经》一卷，图三层四篇，上列三十六峰，中岩洞僧舍，下写寺祠村落。经三十六则，详著峰峦高大，形势事迹，水源流归宿一篇。其文简古明晰，无冗累，诚异人杰作。尾署祥符祠刊版，废久。审图所载，如新兴寺、万石市、五福堂、蓝岩寺、新林寺、花山寺、黄济祠、折足桥，皆列下方，而祥符称祠，何也？且山麓汤口未载，岂程氏繇元及明始来迁居，著作于前，未及之尔。余采药虞山，得此于藏书家，实宋镂本。上有姑苏吴岫家珍印记，世所希有。<sup>②</sup>

方望子所得的这部宋刻本，原为姑苏吴岫所珍藏。根据方氏判断，这部《黄山图经》为祥符祠刊印，当为宋刻本无疑。然而可惜的是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的宋刻本后世散佚无存。

民国初年，罗振玉得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的旧抄本于日本。<sup>③</sup>罗振玉对该抄本作了细致的考证，曰：“《黄山图经》一卷，旧钞本，题宋无名氏撰，后有香沙道人方望子及方成培跋”。其中“首叶‘宋无名氏著’一行，殆是移录时写官所增，刊本必无是也。元人所撰山志，传世亦甚可珍，何必漫定为宋人耶”。并进一步说“今观其叙述简明，洵为佳制。”<sup>④</sup>正因如此，罗振玉此后在整理、影印《吉石庵丛书》之时，遂将旧抄本《黄山图经》，并配以雪庄所绘之山图，收入该丛书之中。罗振玉对增入雪庄绘图一事作了

① 张介：《黄山图经序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79~280页。

② 方望子：《黄山图经书后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末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109页。

③ 江暉：《黄山图经序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首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19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9，第582页。

④ 罗振玉：《黄山图经跋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末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111页。

说明：“此书原有图，今佚。吾友富冈君·藏雪庄上人图，刊本亦罕流传，因与此书并印之。”<sup>①</sup> 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遂借此得以广泛传播。例如，民国时期太平县人苏宗仁在编辑、出版《黄山丛刊》时，便将罗氏影印之《黄山图经》收录其中。<sup>②</sup>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《安徽丛书》中亦收录有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的传抄本一种，该抄本原为怀宁人程演生所收藏。程演生通过“比得上虞罗氏吉石庵本校之，无异文”。<sup>③</sup> 歙县人江暉记载，在《安徽丛书》影印之时，便将程演生所藏传抄本增入清人汪晋谷所绘《黄山全图》，“缀为一册，堪称珠联璧合矣。予读之且欣且慰，亟付影印，以广其传”，<sup>④</sup> 为今《安徽丛书》收录之本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虽为目前仅存之本，但其纂辑时所依据之底本依然成谜。《黄山史话》的作者认为“目前流传下来的《黄山图经》残本，即焦源所刻”。<sup>⑤</sup> 然而，揆诸相关史料，尚未见到对此较为确切的记载。现存《黄山图经》与上文中所述诸本之间的关系，依然不甚明了，故笔者暂将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单列于此，以备参考。

除此之外，在历代的书目中尚著录有其他的《黄山图经》流传。例如，汪师孟撰《黄山图经》。<sup>⑥</sup> 在《宋史》卷204《艺文志》、道光《歙县志》卷9《艺文志》、光绪《安徽通志》卷339《艺文志》、民国《歙县志》卷15《艺文志》等诸多的历史文献中，均著录有宋人汪师孟所著《黄山图经》

- ① 罗振玉：《黄山图经跋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末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111页。
- ② 苏宗仁：《黄山丛刊跋》，《黄山丛刊》卷末，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排印本，国家图书馆“数字方志”数据库。
- ③ 程演生：《黄山图经跋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末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19册，第600页。
- ④ 江暉：《黄山图经序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首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19册，第582页。
- ⑤ 欧阳发等编著《黄山史话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89，第80页。
- ⑥ 张勇等人根据歙县人江暉所撰《黄山图经序》的记载，认为《宋史》中所记载的汪师孟《黄山图经》即为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，汪师孟仅为其收藏者；并认为《宋史》出现这样的错误，实为修史者考订不严所致（张勇、潘忠丽：《〈黄山图经〉的版本研究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07年第10期，第57页）。然而，张文所引文献中，即节录有江暉《黄山图经序》，文曰：“《宋史》著录汪师孟，即斯帙。”然而，根据《安徽丛书》收录《黄山图经》卷首所载江暉序文可知，其原文当为：“兹考方勉序云，智僧文太尝汇著《黄山图经》，板行于世，及《宋史》著录汪师孟《图经》，暨斯帙无名氏著，是《图经》之刻又得其三矣。”（江暉：《黄山图经序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首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19册，第581页）由此可见，张文中不仅文字有误，而且征引文献并不完整。割裂原文较为严重，理解有误。

一卷。<sup>①</sup>对此，民国《安徽通志稿》即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：“《黄山图经》一卷，宋汪师孟撰。师孟，歙人，道光志列入附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作张思孟，而清金荣笺注《渔洋精华录》则称汪师孟，与前志同，惜未见其书，姑识异通以俟考”。<sup>②</sup>由此可见，由于文献无征，汪氏所撰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时间等情况尚难考证。

根据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及后世辑录的序跋等文献，《黄山图经》均是按照“旧本”“旧著”等纂、刻而成。“旧本”“旧著”所代指是具体的哪一部《黄山图经》，因文献无证，尚难给出非常明确的判断。且至少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，尚无法明确判断上述四部《黄山图经》是否具有前后相承的关系。当然，由此也不可以否认各部《黄山图经》之间存在前后相承关系的可能性。各部《黄山图经》之间的关系，尚待最直接证据的发掘。

### 三

明代，对于黄山志书的整理、辑录与增刻等活动同样颇为频繁。根据清人许楚的仔细考证，《黄山图经》先后经有八次刊刻，明代即达四次之多。刘道胜、蒲霞等学者均持有相同的观点，认为《黄山图经》在明代有多次纂辑活动，并最终刊刻。<sup>③</sup>

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文献材料来看：第一，在明代《黄山图经》的诸多刻本中，是否均依据宋代所刊刻的《黄山图经》为其主要底本，目

① 《宋史》卷204《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，第5158页；道光《歙县志》卷9《艺文志》，道光八年（1828）刻本，第二叶下；光绪《安徽通志》卷339《艺文志》，光绪四年刻本，第一叶上；民国《歙县志》卷15《艺文志》，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铅印本，第三叶上。

② 民国《安徽通志稿·艺文考》卷15《史部·地理类》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629号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85年，第9921页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汪师孟所撰《汤泉灵验记》记载：“（文）太将楼图经及古今诗行于世，予适往见之。（文）太谓予曰汤池之灵，君知审矣，能为记，以信于后乎。予诺之而未暇也，既归乃书以遗之，附诸镂板之末。”（汪师孟：《汤泉灵验记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303页）由此可见，汪氏曾得见僧文太所纂辑之《元符黄山图经》，并将其所撰之《汤泉灵验记》收入其中。由此，后人是否将《元符黄山图经》误解为汪师孟所撰，待考。

③ 刘道胜：《徽州方志研究》，第164~168页；蒲霞：《〈永乐大典〉徽州方志研究》，第50~51页。

前尚无明确的文字依据；第二，明代《黄山图经》刻本的题名和内容等，与宋代《黄山图经》不尽相同。故而，本节将专门对明代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、刊刻等活动，进行详细的考释。

明初《黄山图经题咏》。<sup>①</sup> 根据相关文献，《黄山图经题咏》为歙县吴华祖所纂辑。<sup>②</sup> 吴华祖，歙县人，“著书乐道，续集《黄山题咏》，洪舜民为绘图。洪武时其孙汇始寿梨枣，序系唐仲实所作”。<sup>③</sup> 江暉记载，“洪武元年戊申，郡人吴华祖续集《题咏》，洪舜民复绘为图，唐桂芳序”。<sup>④</sup>

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唐桂芳在撰写的《〈黄山图经诗集〉序》<sup>⑤</sup> 中，详细记载了吴氏祖孙搜集文献和刊刻《黄山图经题咏》的过程。根据记载，吴华祖“幼书乐善，雅志优闲，集八岩、十二洞、二十四溪，峰如源皆三十六，各有名，名各有实，缀以为经，洪君舜民绘而为图，士大夫把玩亦可概见矣，益哀李太白、贾岛以后人诗而曰《题咏》前、续集”。至明初之时，其孙吴汇“橐是集以邀予叙”。唐桂芳在通阅是书后，有所感叹：“予犹忆童卯时，获乡先生吴公古梅、鲍公鲁斋二三公《游黄山记》。丧乱之秋，精神衰耗，其三人予失之矣。当时海宇宁谧，人物丰阜，而诸公旷放，有韩退之登华山之雅趣，干猴肉脯，每至悬崖峭壁，必长绳牵挽，而进幞被，几月不肯去天都峰。”<sup>⑥</sup>

① 许楚等皆认为此次所纂辑名为《黄山图经》，然而，在唐桂芳序言、江暉序言和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吴华祖传》等文献中，皆有“题咏”二字，且《黄海》纪迹三之十二亦作《黄山图经题咏》，故本文认为当以《黄山图经题咏》为当。

② 根据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上》，吴华祖与吴龙翰为同时代人。吴龙翰“咸淳间，同鲍鲁斋、宋足庵游黄山”，由此可知，吴华祖与吴龙翰当生活于此（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21页）。

③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21页。张勇等人认为，洪武元年的刻本，是依据吴华祖搜集到的绍兴二十六年胡彦国刻本，由其孙刊刻印行之本。同时，张文还认为罗振玉提及的宋刻本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即为吴汇所刻之本，且罗振玉发现的旧抄本内容所依据的即是吴华祖之本（张勇、潘忠丽：《〈黄山图经〉的版本研究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07年第10期，第59页）。然而，笔者目前并未找到张文论点的确切文献记载，且张文中在述及罗振玉发现之旧抄本等内容时，均未见有相关的文献证实，待考。

④ 江暉：《黄山图经序》，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卷首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19册，第581页。

⑤ 唐桂芳：《黄山图经诗集序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80~281页。该文末有“洪武纪元辛亥冬”字样。

⑥ 程敏政编《唐氏三先生集》卷18《白云文稿·黄山图经诗集序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115册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8，第648页。

天顺《黄山图经题咏》。<sup>①</sup>天顺六年（1462），祥符寺主僧全宁因感于《黄山图经》旧版漫漶，敦请程孟、鲍宁等共同“订定《黄山图经题咏》，自附诗若干首，并后序一首梓行”。<sup>②</sup>清代僧人弘眉对此记载道：“明天顺壬午岁，僧会全宁领僧录司檄，来主祥符寺，念板久漫漶，属歛之程、鲍二公编次入梓，载诸峰图经、高人题咏，凡前后两卷，仅百纸耳。”<sup>③</sup>

方勉在《〈黄山题咏〉序》中，记载了僧全宁积极倡导纂辑的过程，“昔祥符寺僧文太尝汇旧著《黄山图经》，并唐宋群贤所赋诗什板，行于世久矣。今住持其寺僧曰全宁，栖身城西之景德寺，总其纲者，以师戒行精专，机锋慧敏，故俾住持师于禅定之余，遂以旧存《黄山题咏》，质之邑儒鲍君庭（廷）谥、程君文实，汰其芜而存其佳者，厘为前后二集，锐意锲梓，以永其传，且属予妻兄汪士进走书请叙”。<sup>④</sup>由此可见，僧全宁在此次纂辑活动中实有首倡之功。

程孟在整个纂辑过程中着力最多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后世屡有提及。《黄山志定本》谓：“程孟，字文实，号澹斋，歙人，少司徒午槐公佐五世祖。高隐读书，以著述自任。天顺六年订定《黄山图经题咏》，自附诗若干首，并后序一首梓行”。<sup>⑤</sup>程孟在天顺六年的《〈黄山图经〉跋》中说道，僧全宁“领僧录司檄来主于兹。慨念寺宇荒颓，发猛省心，于正统十一年辟榛鼎创，山川为之生色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考诸文献，“复谓《图经》不可以失传，乃予同谥斋鲍先生参校而重刊之，用垂不朽”。程孟等人由此认为“物不自美，必因人而后彰。兹山之形，虽瑰奇诡异，有足以耸动观

① 许楚等皆认为此次所纂辑名为《黄山图经》，然而，方勉有《〈黄山题咏〉序》和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程孟传》等文献皆有“题咏”二字，程孟《黄山图经跋》中亦有“以平昔所闻与近代题咏并为增人”之语，且《黄海》纪迹三之十二亦作《黄山图经题咏》，故本文认为当以《黄山图经题咏》为当。根据周芜编著的《徽派版画史论集》（安徽人民出版社，1984，第53页、附图1页），天顺六年（1462）程孟刻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②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23页。根据张勇等人的看法，程孟根据家传嘉定元年（1208）焦源的刻本为底本，参校吴氏刻本，重新刻版（张勇、潘忠丽：《〈黄山图经〉的版本研究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07年第10期，第59页）。然而，张文中却并未交代其文献来源，不知何据。笔者目前亦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，待考。

③ 弘眉：《黄山志自序》，《黄山志》卷首，《中华山水志丛刊·山志卷》第15册，第253页。

④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3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81页。关于程孟、鲍宁二人的生平事迹，请参见章毅《理学、士绅和宗族：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7，第262~263页。

⑤ 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2《人物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222~223页。

瞻，苟不得闻人达士为之品题，以摅幽发粹，则亦湮郁芜没而已，安能久显于世乎！是图一新，则山又若增而益高，水若辟而益广，虽不获著之通典，亦庶乎其不落寞矣。异时或由题咏而有以取重于世，岂不因人而彰欤”。故而，为完成此次纂辑任务，开始广泛搜集文献，并充分利用了“家藏旧本校之。吴板率多脱略，编次不伦”，最终“乃以平昔所闻与近代题咏，并为增入，分类编次”。由此可见，程孟等人的纂辑活动并不是对旧本的简单重刻，而是在旧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和编次。<sup>①</sup>

清人许楚《黄山历代图经考》记载，黄山文献的整理、刊刻等活动在明代万历九年（1581）、十年前分两次开展：“七刻于丰城李侯邦和，为万历九年辛巳，续有乡先达潘石泉、唐心庵嘉靖间倡和诗，学博田公艺衡碑记；次年壬午又八刻于歙山人程天锡合白岳诗，有午槐程司徒及家族祖昉阳公佐，并天锡三序”。<sup>②</sup>由此可见，万历间的两次纂辑活动，对原有旧本的内容均有所增益。但是，囿于目前文献的缺失，尚未发现更多的相关记载，故将其暂单列于此，以待后来者。

此外，根据相关文献的著录，明人都穆曾撰有《黄山图经》。<sup>③</sup>例如，在明人顾璘与陈鲁南的书信中，提及都穆（都玄敬）所著《黄山图经》一种。<sup>④</sup>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卷7、康熙《江西通志》卷138等文献中，均对顾氏之文做了不同程度的转引。<sup>⑤</sup>然而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同样囿于文献无征，其纂辑时间、纂辑过程以及刊刻时间等情况已难考证。

自宋景祐年间始，《黄山图经》历代皆有纂辑与刊刻活动，形成了不同

- ① 程孟：《〈黄山图经〉跋》，闵麟嗣等撰《黄山志定本》卷5《艺文志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0册，第402~403页。
- ② 许楚：《青岩集》卷12《黄山历代图经考》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5辑第27册，第120页。根据张勇等人的看法，万历间刻本均以程孟刻本为底本，且程天锡本又以李邦和本为底本（张勇、潘忠丽：《〈黄山图经〉的版本研究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07年第10期，第59页）。然而，笔者检索了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、《黄山志》、《黄山志定本》等相关文献，均未见其底本来源的明确文字，待考。
- ③ 过廷训：《本朝分省人物考》卷22《南直隶苏州府》：“都穆，字玄敬，吴县人。……正德中举进士，拜工部主事”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3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，第452页）。
- ④ 顾璘：《息园存稿文》卷9《复陈鲁南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63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，第597页；顾起元：《客座赘语》卷8《修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，第259页。
- ⑤ 王士禛：《香祖笔记》卷7，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刻本，第十七叶下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；钟价：《补修袁州府志序》，康熙《江西通志》卷138《艺文志》，雍正十年（1732）增刻本，第三十一叶上，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。上述两种文献中的“都玄敬”均因避康熙帝讳，改为“都元敬”。

的形制与文本特征。宋明时期《黄山图经》纂辑活动有较为明显的变化，即参与纂辑人员的转变。在宋代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中，僧人或住持纂辑，或给予支持，踊跃发起，诸如黄山祥符寺行明、文太等对此时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当然，两宋之时，徽州本地的官员、文人等在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中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在明代《黄山图经》的纂辑活动中，黄山本地僧人的参与程度明显降低，徽州的当地士绅逐步参与进来，其所发挥的作用得以逐步加强，成为这一时期纂辑活动最为重要的特色之一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）